

据权威人士预测，1989年将是中美美术界人体艺术年，于是那些个体摄影、油画人体画便竞相似地堂而皇之摆上大小书摊。

与美术界遥相呼应，影视界也频频拍起暴露片来。1988年拍摄的此类影片与近10年投放市场的暴露片总数相等。去年生产的159部影片中，拍有床上戏、裸体镜头的影片就达20多部。除《一半火焰一半海水》在审查时被亮黄牌，令其删除过分的床上戏外，其它影片均被通过。

1976年，《生活的颤音》中出现第一个接吻镜头，引起一场轰轰烈烈的争论；1986年《湘女潇潇》中又出现第一次女性遮掩式的裸体，直至今日，仅几年的时间，银幕上的开放程度便突飞猛进了。

暴露片是在怎样的条件下产生的呢？

全国电影观众每年以惊人的速度递减，全国20多家电影制片厂，除珠影、广影外，大都负债累累。艺术家们背着沉重的“十字架”，追求票房价值成为必然，而且探索片在国内观众中出现怨声，呼吁艺术家不要高高在上玩弄艺术技巧，要拍让观众看得懂的电影。西影

人体淘金热

当权威人士预测：一九八九
年将是美术界的“人体艺术年”
时，影视界也不谋而合地拍起
暴露片来。

厂在吴天明的指挥下，每年除拍几部重点片外（探索片），提出了“要钱不要脸”的口号，于是《疯狂的代价》、《最后的疯狂》、《神鞭》等脱颖而出。《疯狂的代价》片头片尾长达三分的淋浴镜头，空前地大胆。虽然是裸，但评论界似乎众口一词：这不带挑逗性，是艺术探索的收获，导演较好地体现出符合作品题目的少女青春美。电影院一反国产片门可罗雀的情景，有些观众甚至连观数场。

即将公映的珠影新片《电影人》也有裸镜头，不过在这部影片里，导演运用了艺术手段来烘托气氛，使影片免去了“煽欲”之嫌，变得艺术化了。同样，张军钊的《弧光》中也有销魂的镜头，囿于国内文化道德的约束，影片搞了两个版本。只有海外人士方可一睹导演的艺术之笔。

吴子牛的《欢乐英雄》、《阴阳界》，被

誉为“给1989年中国电影打上漂亮的句号，是电影界可以向党和人民交待的作品。”但这两部影片中的“床上戏”却很多，与他的获奖作品《晚钟》相比，这两部影片的“拷贝”会大打翻身仗。著名的评论家邵牧君给予高度赞扬：影片的爱作戏搞得很好，寓于深刻的感情，又拍得雍容大度，非常精彩。

汪海洋从《最后的太阳》到《绑架卡拉扬》，张艺谋从《红高粱》到《代号美洲豹》田壮壮从《盗马贼》到《摇滚青年》，这一批颇有思想的导演们都转向他们不屑于拍的娱乐影片，他们困惑又不得已而为之。第五代导演之一的彭小莲情不自禁的调侃道：中国电影现在是在抽鬼子烟，喝威士忌，跳霹雳、打“奔奔”，拍洋婆，得艾滋病。

作为暴露片中的第一线人物，中国的男女演员们对此反映不一。

一部分女演员对那些床上戏，暴露戏避唯恐不及，但仍有一些女演员认为如果真是剧情的需要，愿意干。去年金鸡、百花最佳女配角奖的得主，就曾因暴露戏而与导演争执，她本人极不愿意拍这些镜头。

《寡妇村》中曾有一个万福的全裸镜头，在演员的强烈要求下，国内版本被删去。

无奈，导演们起用“替身”演员参加裸体拍摄，这个重任自然落在美院人体模特儿、街上卖蛋女身上。目前，影视片中大多数镜头是由她们担任的。

1988年生产的影片是娱乐片的海洋，而暴露片则是海洋中的一艘巨轮。影视界有位教授曾不无慈悲地预言，中国下一代影星将是脱星。作为电影的审查官员，他们也不愿让预言实现。

导演们自己也很为难，处在票房、艺术、良心等几重问题的包围下，他们哪一方面都不能背离。

探索片的“先驱”之一的陈凯歌，曾痛心疾首地从美国写信回来，再三告诫电影界同仁，不要把他们经过几年努力苦苦建立起的探索艺术片的新路，淹没在娱乐片的沙漠中。

《星球大战》的特技是如何拍摄的

《星球大战》中的一些幻景与魔法背后的谜底确实令人惊奇不已。例如，机械巨兽实是一种不及半人高、用手推动的模型，它发射的火箭弹是画出来的，然后把它加印在正片上；那艘名叫“千年鹰”号的太空巡航飞船，也只是直径仅一点二米的模型，而当它首次接近“死星”、被强有力的引力波拖进“死星”上一座五十层楼高的停泊舱，这个看上去庞大的舱房却是一幅七十六厘米高的、绘制在玻璃遮片上的画。影片中大多数场面布景和道具都是微型的，各自预先拍摄成单片带，并在画面上留下空间，以便加配影片中的动作场面。动作与布景是在最后印制时，再依靠一种电脑化的光学印片器把多条胶片叠印在一起复合而成的。

特技制作及其在影视片中的大量运用，曾经是好莱坞这座“梦幻工厂”的看家传统。可到了六十年代初，制片厂制度解体，电影导演们放弃了摄

影棚，愈来愈多地采用实景拍摄和纪实性技巧，特技便由此而丧失用武之地，许多特技制作老手不得不退休了。眼看这种高超技术将随之淹没时，“科幻片”、“灾难片”、尤其是反映外层空间题材的影视片，几乎一夜之间突然成为赚钱的热门片。这类片子，不仅大规模地运用高度精妙的物理特技，而且还将高科技新成就应用于影视片制作，形成了一系列极其复杂的光学特技。这股浪潮的结果是特技界名符其实地复活了，整整一代特技制作新秀也随之迅速崛起，一鸣惊人。

《星球大战》的成本高达一千一百万美元。该片共有三百六十五个光学镜头，其中“千年鹰”号被牵引进“死星”停泊舱这个仅八秒钟的镜头，就需五十多条胶片才组接完成。整部片子总共用了一万四千条单拍胶片，十八名技师分三班日夜工作了九个月，才完成了全部特技制作。

拍片知多少

欧阳红

我国女演员周璇生前拍摄了42部电影。

好莱坞男演员保罗·纽曼从影35年，主演过47部影片，还导演了5部影片。

被称为“好莱坞的长青树”的凯瑟琳·赫本，从影55年，拍片50部。

美国前总统里根1937年开始在好莱坞公司

拍片，先后曾在53部影片中演出。

香港的傅奇自1953年以来，拍片近60部。

电影史上最优

秀的喜剧艺术家卓别林，一生共拍摄了78部影片，与其他著名导演和演员相比，它们的数量并不多，但大多数称得上完美无缺。

英国影视巨星兼导演劳伦斯·奥利弗总共拍片79部，演出过121台戏剧。

日本女明星栗原小卷从艺20年，先后主演了20余部电影、50余部电视剧和40余部话剧。

香港功夫片明星狄龙至今已拍了80部影片。

法国影星阿兰·德隆从影30年，也拍了80部影片。

李马荣·方达早已是世界知名的美国大明星，从事电影47年，共拍了80多部影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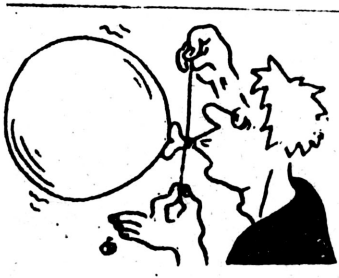
台湾首席女星林青霞在影坛上已拍过80多部影片。

目前我国电影界颇具声望的长者刘琼，半个多世纪来，拍摄和编导影片近100部。

乙羽信子是日本最受爱戴的影坛大明星，共主演过150部影片。

好莱坞明星庄威尼拍摄过153部影片，其中142部片被导演安排为“领袖”角色。

高仓健曾被日本影评家们评选为日本第一男影星，到目前为止，他演过的影片已有200



一时大意 (幽默画)

部以上。

日本女演员田中绢代从14岁进入电影界，到1976年退出影界，一生中一共拍片241部，而且在239部影片中担任主角。

17岁那年，韩兰根被上海慧冲电影公司聘为演员，1928年他自编自导自演了《亮眼瞎子》，从此以后陆续拍摄了250多部影片。

三国连太郎是日本电影演员，他从影30年，拍了300多部影片。

菲律宾演员维克·瓦尔加曾参加过350多部影片的拍摄。

40多岁的杉良太郎是日本戏剧演员、电影演员和歌唱家，他自15岁步入艺坛以来，参加演出的电影、电视剧已达2000多部。

“上影新片展览周” 在我省举办

六月份在我省举办的《上影新片展览周》中，上映四部题材不同娱乐性较强的新片。豪华型喜剧歌舞片《一夜歌星》很富荒诞色彩。写一个卖牛仔的青年只因长相与他人酷似，错中错地一夜之间成了名扬四海的“超级歌星”。生活的突然“错位”使这位浅薄者的价值观也发生了急剧的变化，从一个有血有肉的真人变成一只披着人皮的“假面”。巨人球星

穆铁柱在片中客串了一名警察。《第三个男人》以侦破片的形式展示了时代风云中一个女性的爱情和生活悲剧：当年，李佳与华俄后裔杰夫热恋，“文革”使他们被迫分离。她后来的丈夫沈大山入狱后母女二人生活艰难，李佳与经常照顾她们的李玉同居。数年后，杰夫回到镇上遇见旧时的恋人，此时沈大山也出狱了。一个女人三个男人同时陷入了尴尬，性

情暴戾的沈大山不知何时被杀抛尸荒野，凶手是谁？来自首的却并非凶手，一个出入意料的结果竟给经常合理不合理的法律出了道难题。

二十年代末期，江南小镇一个破旧阴森的客栈内聚集着一批江洋大盗、流氓恶棍，他们为了争夺一箱埋藏在客栈内的金银财宝，明争暗斗尔虞我诈，相互间进行着血腥的残杀。《死亡客栈》悬念迭起且具强烈的恐怖色彩。

传奇武打片《断喉剑》讲述了一个复仇的故事。但它却以科学的历史观揭示了誉载史



册的明末农民起义领袖李自成失败的原因。话说李自成败走九宫山时，把从皇宫搜来的珠宝交其六个亲信押送，路遇伏兵，方国毅、马龙驾车突围。传说马龙起歹心杀死方国毅劫宝潜逃。方某之子方昭成年后替父报仇卷入了江湖上为争夺此宝的厮杀之中。当他得知父亲未死并随其来到老营（相传闯王未死而是隐居）后，却无法得到李自成的信任。为了成全父亲的忠君信条，他以死了却了这笔恩怨债。（冠英）

假日乐趣
贵书新报

文艺信息

西安音乐上演
贝多芬交响曲

西安音乐学院为纪念该院交响乐队演出百场交响乐音乐会，于6月1日起特上演贝多芬的《第九交响曲》。

音乐交响乐队，1978年正式组建以来，共举行百场交响音乐

会，上演过巴赫、莫扎特、贝多芬、柴可夫斯基等世界著名作曲家的经典名作20部交响曲，40部交响诗、序曲、组曲，30多部协奏曲和一些中国管弦乐曲以及新作品。（李凤山）

胡家庙影评
学会办得好

胡家庙工人俱乐部，四年前牵头组建的西安市职工影评学会胡家庙

分会如今已拥有23个企事业300多位影评员，在历届西安市“希望奖”活动和影评赛中都取得优异成绩。1987年5月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选中这个分会了解当前中国电影现状和发展趋势的见解和希望。1988年10月第三届中国新闻记录电影周代表团与分会20多位影评员座谈，座谈会发言全部被登载在中央新闻记录电影制片厂《记录电影》杂志上。（王中怡 姬退令）

